



读+ Neo-reading 周刊



扫一扫发现更多

2025年7月8日 星期二 主编:王永芳 责编:马梦娅 美编:职文胜 版式:陈笑宇 责校:刘明

他发明了“巴氏消毒法” 专栏

“神交”与“同怀”,从另一个侧面理解鲁迅 读书

大漆为什么这样“红”

□ 长江日报记者 李煦

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观众走进这里,首先看到的就是序厅长40米、高15米的漆壁画《长城颂》,这是史上最大的室内漆壁画,也是一项国家级艺术工程,2024年获得中国美术界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奖项——第四届“中国美术奖”评委会特别奖。

长江日报《读+》周刊采访过《长城颂》的主创程向军,他说:“对于中国漆画来说,楚漆器是我们绕不开的丰碑。中国红其实就是楚国漆器积淀下来的这种朱砂红色。朱砂的材料非常稳定,跟漆适合;楚人崇尚红色,他们认为红色能够表达一种激情,很热烈、蕴藏了丰富的楚文化内涵。在向有关部门作主题陈述的时候,我也把

《大漆至美》
张志纲 汪月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因緣描述了一下。我觉得红色在化学性能上最稳定,在精神层面上有历史渊源,是我们中国标志性色彩……我们看湖南出土的很多古代漆器,它们的红色经过上千年的地下侵蚀,挖出来还是跟新的一样。所以我觉得,壁画材料要保持色彩的魅力、恒久,红色毫无疑问是最佳选择,这与革命的历程、红色江山等主题形成了自然融合。”

在100块蜂窝铝板上用大漆创作,用延续几千年的“朱砂入漆”调配出长城内外的“万山红遍”。从远古走来的大漆,与现代科技、当代叙事竟能如此贴合,着实令人惊叹。

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大漆至美》作者张志纲,又赴荆州,在荆州博物馆领略了丰富的漆器藏品,并在当地专访楚式漆器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邹传志,让这两位致力于传承、传播漆器技艺的践行者讲述了自己对于漆文化的思考。



► 邹传志制作的《凤凰涅槃》摆件。

◀ 张志纲制作的脱胎漆树叶,可做餐碟。



邹传志



张志纲

周恩来题词“坝漆名冠全球”

大漆,俗称“土漆”,又称“国漆”或“生漆”,它是从漆树上采割的一种乳白色纯天然液体涂料,接触空气后逐步转为褐色,4小时左右表面干固硬化而生成漆膜。大漆的经济价值很高,具有耐腐、耐磨、耐酸、耐溶剂、耐热、隔水和绝缘性好、富有光泽等特性,是军工、工业设备、农业机械、基本建设、手工艺品和高端家具等的优质涂料。大漆也是中国传统出口的重要物资之一,以量多质好著称于世。在《尚书·禹贡》和《山海经·北山经》中都有关于漆的记载。

漆在我国的使用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认识了漆树的汁液具有高度黏合的性能,并尝试用它来涂刷在日常器物上,不仅可以防潮、耐磨,并且具有高光泽度,成为器物的一层保护膜。

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涂漆的用具,是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跨湖桥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约8000年的一把涂了漆的弓。这把漆弓主体材料由桑木制成,出土时还带有红色。除了中间抓手的位置,其余地方均有漆皮,漆皮带有皱痕,局部有脱落。专家确认,弓箭上所涂的漆为天然漆。这把漆弓被称为中国的“漆之源”。

20世纪90年代,荆州阴湘城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结果惊人,其中有一件色泽艳丽的漆木器钺柄,属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钺”象征着“军权”,这件文物让人们重新评估江汉地区当时的文明程度,也重新思考楚地漆木工艺的起源年代,这件漆木器现藏于荆州博物馆。

为什么是荆州?我国为世界上漆树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以陕西、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河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福建、河北、山东、山西居多。这些地方,大部分曾是“楚地”。

公务员庄子在漆园看到了什么

南方有嘉木,南方多漆树。一棵漆树一生大约能产出10公斤漆,而漆与木又构成天作之合,木材的气孔吸收大漆之后,从性能、质感到纹理、色彩,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而大漆与其他材料的结合,更是为人们打开了各种可能。

先民很快就发现,大漆+木材=防腐,大漆+金属=防锈,大漆+皮革=坚硬,漆皮铠甲盾牌不但轻巧而且坚固。所以,大漆是生活物资、经济物资、军事物资,漆树作为重要资源,必须管控起来。

到了周代,大漆的生产和应用已经由官府控制,漆林的土地所有权为朝廷所有,并制定有一套完整的管理规范,由掌管土地赋役等事务的“载师”专门负责管理。《周礼》有言“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在各种农林征税项目中,漆树林的税率是最高的,每二十抽五。

这时也有专门的官员对漆树种植进行管理,哲学家庄子曾经就做过漆园吏,这也是他唯一的一份职业。在《庄子》里有不少关于木材的言说,还有很多“锯”“椎”“凿”等字眼,这应该是漆园生涯给他的知识印记。庄子在漆园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拒绝了楚王出任卿相的邀请。他在漆园究竟看到了什么?

从买椟还珠到国家级“非遗”

“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

这么漂亮的盒子,当然是战国审美风向标、时尚流行发源地的郢都出产最新款漆盒啦,材质天然、装饰名贵、手工精巧。请原谅楚人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天生浪漫热情任性,一句话:“买椟还珠”不是楚,楚国漆盒,你值得拥有!

楚国是战国审美高峰,楚人不像北方兄弟那样强调严肃实用,楚国的巫文化也是别具一格。楚式审美结合楚国发达的漆树种植业、漆器生产业,为楚国营造出一个漆器高峰时刻。有学者说:战国时的楚国社会是漆器的世界。

春秋晚期的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了300多件漆器,最具代表性的为一件漆瑟。它全身以黑漆为底,用黄、红、赭、灰绿、银灰、金等九种色漆勾勒平涂出狩猎、舞蹈、奏乐、烹调、宴饮、娱神等场景,并在两侧绘有变形的卷云纹图案。整件作品将诡谲神奇的龙蛇怪物与衣着奇异的人物绘制一图,将现实情景与神异幻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深沉虚幻的世界。

楚式漆器最具代表性的为距今2000年前的“虎座鸟架鼓”,此件悬鼓先分别雕刻出34个部件,再榫卯组合,最后髹漆彩绘而成,手法上采用透雕、圆雕、浮雕等工艺,以黑漆为底色,用红、黄、金、蓝等色绘出虎斑凤羽。整件作品采用楚国特有的楠木制成胎体,设计巧妙,表现出楚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高超

1952年,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坝漆名冠全球”的锦旗赠给了盛产毛坝漆的恩施利川市。有关资料是这样说的:“毛坝生漆产于湖北恩施,漆酚含量高,漆膜厚度好、黏度大,光亮度好、干燥性好。”

楚地的土壤适合种漆树,楚国的气候适合制作漆器。

大漆刷涂一次之后需要“干燥”,然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先民们在多次操作之后发现了一件“反直觉”的事情: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大漆“干燥”得更快更好。

科学的解释是:大漆漆液的干燥,不是一般意义的水分挥发和晾晒,而是在适宜的湿度和温度条件下,漆酚氧化聚合而凝结成光亮的漆膜;如果温度不适当,大漆成膜所需的时间较长,而且膜的硬度、光泽等也较差。

先民可能不懂这些术语和原理,但他们发明了“荫室”,这是专门放置髹饰过的大漆器物的屋子,为加强室内湿度,或在墙体砖头上洒水,或在室内放置木板,铺上布和麻袋再喷水,创造出相对湿度和温度适宜的气候环境。在北方,匠人们费时费力,把“荫室”建在了地下。

而在楚地,每年雨量充沛,除严冬及盛夏之外,一般都能进行漆器生产,特别是春末夏初之时,气候温和湿润,简直就是天然“荫室”。江汉平原的漆工已经认识到,在这一季节制作的漆器品质最好,并将这一特定的漆器季节俗称为做“桃花漆”。

有天时地利,楚国成为战国时期漆器制作水平高度发达的国家。荆州担当楚国国都400多年,在荆州博物馆漆器展厅入口处,谦虚地写着一句话:馆藏楚秦汉饱水漆器最多的博物馆之一。(饱水漆器是指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含水量极高的古代漆木器文物,饱水环境能把木器保存得更好,所谓“千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读+》注)

作为漆园吏,庄子必然会一次又一次看到这样一幕:每天日出之前,漆农用蚌壳刮开漆树皮,露出木质切成斜形刀口,将蚌壳或竹片插在刀口下方,使漆液流入竹筒或木桶中。这个过程中,有人会过敏,脸、手背、指缝、颈部、阴部感觉肿胀,奇痒难忍,经抓挠后会出现红色小丘疹。生漆过敏严重者,皮肤局部呈现水痘大小的水泡,这时不能去抓挠,若皮肤被抓破,则很容易受感染而溃烂;要过7天左右,过敏症状才会消退。

于是《庄子·人间世》发出这样的咏叹:“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

虽然,作为公务员的庄子、作为哲学家的庄子可以拒绝被“割”,但是,漆树的命运已经注定,因为先民发现了新的可能性——大漆+色彩=美丽。

大漆氧化后呈暖黑色,如果调入朱砂、银朱、赭石、石膏、石膏、石绿、铅粉、煤烟等,再加上泥银、泥金、镶嵌金属、螺钿、宝玉石等,本来“一团漆黑”的大漆,竟变得华丽缤纷、雍容精致,其瑰丽和丰富绝不亚于丝和瓷。

当大漆的装饰价值被发现,漆器就不再只是实用器皿,它逐步成为王室贵族使用的礼器、祭器,被赋予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的艺术表现力,是迄今发现最精美的楚式漆器,也成为楚文化的象征性器物。2004年,中国与罗马尼亚联合发行《漆器与陶器》特种邮票,选用的图案即此件作品。

2011年,楚式漆器髹饰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项目名录》中写道:“楚式漆器髹饰技艺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两千多年来,这一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荆楚传统技艺,一直在荆州地区世代传承,榫卯髹漆彩绘木雕类、金漆盆盘类为其主要品类。近40年来,荆州地区楚墓中陆续出土的漆器已超过5000件,出土文物中两千多年前的‘捧盒’‘茶盘’‘茶食盒’等,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本地人所用的生活物件完全一样……”

这里说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全国其他地区没有的: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荆沙一带嫁姑娘,其陪嫁中必有朱漆盆、桶、盒之类“金漆盆盘”,其式样与出土文物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作为文物的漆器,一直“活在荆州”,它从未远离当地人的生活。

意识到这一点,再结合荆州、楚式等元素在中国漆器史上的地位,就会明白,为什么漆艺传承发展联盟成立大会在荆州举行。那一天是2019年10月26日,100余位国家级、省级漆艺代表性传承人,漆艺从业者、研究者、传播者,以及日本、韩国、越南、法国、荷兰的专家学者和漆艺家参与了盛会。

漆器技艺走过了8000年,要从荆州再出发。

说起“漆”,你能想到什么?油漆、漆黑、如胶似漆?小时候家里做家具上漆的时候,一定会让小孩子远离;也看到有人学习漆艺严重过敏红肿包,浑身发痒。我曾误以为漆是有毒的。

直到看到爱漆、制漆和教漆的张志纲老师在《国家宝藏》节目中平静地咀嚼生漆,我目瞪口呆——这玩意真的能吃?还可以养生?

我们对漆的认知,已被工业文明的油漆桶禁锢得太久。抛开偏见走近漆文化,会发现,漆,原本是浸润中国人生活角落的精灵啊!

文献记载,最早的文字是用漆写在竹简上的。元代吾丘衍在《学古编》中说:“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上……”这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是蝌蚪文的来历;纱本柔软,怎能塑成帽子的形状?因为涂了漆,叫“漆纱冠”,它不怕水不怕油还透气,我们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乌纱帽”;还有各种漆器,大至床榻、桌椅、屏风,小至盒、盘、碗、文房用具,品种繁多。

现在这些实用性漆器,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真正纯正的生漆,也难以找寻。

漆艺家经十年跋涉寻得纯正生漆,数十遍薄髹后,颠覆了“漆器不耐高温”的成见;单薄夏布经生漆反复髹涂,蜕变为挺立两米的屏风。看似柔软,实则刚强,这是漆的性格。

或许,重新认识漆的过程,正是我们寻找文化根性的旅程——在工业涂料的丛林里,重新发现那棵会流泪的漆树,以及它给予我们的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王永芳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

一种温柔而坚韧的东方力量